

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

小說卷

(下冊)

總策劃

陳孟哲
潘耀明

主編

葉也
鄭政恆 輝斯

因有部分作者已故、或有些未能聯繫上，在此衷心向所有作者致以萬分謝意，希望作者得悉後能與出版社聯絡並獲取樣書。

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

總策劃：陳孟哲

潘耀明

總協調：韓瑞瓊

聯合出版：新加坡青年書局

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

小說卷

下冊

主編：也斯

葉輝

鄭政恆

責任編輯：于浣君

封面設計：Yousa Li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初版

ISBN: 978-988-15193-2-0

©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明報月刊出版社出版

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

電話：2515 5111 傳真：2898 2566

網站：<http://www.mingpaomonthly.com>

電郵：mpmeditor@mingpao.com

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發行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地下

電話：2381 8251 傳真：2397 1519

電郵：info@lee-yuen.com.hk

亨泰印刷有限公司承印

小說卷 下冊

Hong Kong

香港當代
作家作品
合集選



目錄

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・小說卷（下冊）

八十年代

海 辛

夜 宴 2

葉妮娜

么哥的婚事 11

劉以鬯

打錯了 27

辛其氏

索 驥 31

陶 然

海的子民 55

駱笑平

勞先生 66

孫述宇

茶餐廳 75

松 木

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 108

鍾曉陽

良 宵 118

吳煦斌

信 128

目錄

陳寶珍	
望 海	146
西 西	
肥土鎮灰闌記	161
鍾玲玲	
月黑風高	193
裴立平	
黃梅天	203
顏純鈞	
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 足球比賽，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 很可笑的爭吵，以及這爭吵的可笑 結局	218
九十年代	
馬 若	
月 亮	228
伍淑賢	
父 親	234
羅貴祥	
愛吃宵夜的二哥和夜光表	243

許榮輝

鼠252

王 璞

話 題271

游 靜

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戶至
出口外銷283

陳 慧

日落安靜道296

也 斯

後殖民食物與愛情310

黃勁輝

重複的城市333

二千年

陳麗娟

6座20樓E的E6880**(2)344

陳 汗

蝙蝠抽屜349

謝曉虹

頭364

目錄

王良和	
降 身	379
崑 南	
情色度亡經	403
陳曦靜	
不再狗臉的日子	418
李維怡	
蹲在牆角的鬼	426
韓麗珠	
寧靜的獸	446
陳冠中	
金都茶餐廳	464
董啟章	
Sebald, Gould, Said-Ghost on the Shelf	476
葛 亮	
謎 鴉	498
潘國靈	
距 離	527
雨 希	
穿高跟鞋的大象	536

八十年代

八十年代

夜 宴

海 辛

當那橙黃橙黃的太陽，連最後的發光頂端邊緣，也讓海水吞嚥掉，峽谷裏的世界，便是一時灰暗混沌。這時候，晚風傳來嘈吵的聲音——既有流行的新潮音樂聲；也有粵劇的大鑼大鼓夾嗩吶、笙簫喉管聲；亦有人胡亂敲打鐵罐，竹筒聲……

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

他們一家人，搬來這峽谷東坡二十二層大廈頂樓居住才十天光景。尚未搬遷來之前，他們一家五口——包括做銀行經理的葉先生，在幼稚園做校長的葉太太，然後是白髮高堂葉老太，長女嫻嫻、次子昌昌。另外是三十多歲的女傭阿清姐。他們，原本住在北角一幢接近馬路的熱鬧大廈裏，佔地六百多尺，租金二千多。

葉先生最近加薪。董事長因為他十多年來為銀行做了不

少事，立下汗馬功勞，便特別讓他和家人，住在那幢銀行在峽谷東坡新建的高價大廈頂樓，收較低廉的租金。可是葉老太聽北角大廈的鄰居女人說——那峽谷東西山坡，原本乃陰宅墳場，可是地產商「鼻屎好吃，鼻孔挑穿」，他們把主意打到墳場去，來個大迫遷，把鬼魂驅趕到別的地方去。然後大興土木，建起好幾幢大廈來。葉家，就是第一戶遷入第一幢大廈頂樓去住。首先開亮燈火，做個帶頭者。

老太婆的不肯搬家，就是不要帶頭與鬼爭屋。但是，葉先生、葉太太堅持接受銀行這份恩惠，並不理會老人家的情緒如何，也不理會她對鬼魂被迫遷的同情與惻隱，他們還是搬到這倚山面海的大廈頂樓居住。

老太婆無可如何，既然老來從子，她只好一壁埋怨，一壁隨同遷居。搬到新居後，她惟一補救的辦法，就是天天神心燒其清香、蠟燭、衣紙，懇求被迫遷的幽魂野鬼鑑領並恕諒。將來到七月，她還要好好超幽一番。

大廈頂樓露台，面對西坡尚未搬遷的墳場。那裏，山坡上聳立一幢三層別致的英國古堡式別墅，對開偃臥着大片草場，盡頭是個泳池。古堡式別墅的住客已搬走，成為凋殘蒼涼的空置剝落樓房。它，在幽幽地等待着不久被拆卸之命運，然後那裏重新造起幾幢二十幾層大廈。

老太婆最怕走出露台抬頭看對面西坡的殘存墳場，和那幢破敗的古堡別墅。她每次走出露台，站立着，便又一次提醒自己——是與鬼域為鄰，生活在陰森鬼氣中！

今天周末，傍晚。葉先生與葉太太赴銀行董事長的生日

宴會。他們六點多鐘，便下樓去駕駛車子進入中區。

家裏留下老太婆、嫻嫻、昌昌，還有女傭阿清姐。房子清靜得連山坡的蟲鳴蛙叫也聽見。

從西坡傳來的新潮音樂聲；和大鑼大鼓嘖嘖聲；還有敲打鐵罐、竹筒聲，另外夾雜男人女人的歡呼尖叫聲……隨着夜幕低垂，愈來愈清晰響亮。

第一個被吸引到露台來的，是老太婆。她睜睜雙眼，往對面古堡別墅打量——

草場上到處燃點起各色燈籠，也亮着螢光燈，到處燒起火堆。而沒有放水的泳池四邊，都整齊有序地亮着一枝又一枝洋蠟燭，點點火光搖閃。水池裏有人在走動，並且燒起火堆……

睹此情況，老太婆臉色青白，不期然雙手合十，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然後說：「鬼夜宴！男鬼女鬼們，也選周末開夜宴，什麼世界？」

她的話，可把孫女、孫子吸引出來。他們走到露台，抬頭往西坡眺望。然後，昌昌快步跑去爸爸的睡房，把他的望遠鏡拿到露台，自己放在雙眼上，往對面古堡草場打量，說：

「迷信，這是一群新潮油脂男女，在開露天派對罷了！」

嫻嫻心情焦灼，搶過弟弟手上的望遠鏡，放到自己雙眼上，定睛盯望，說：

「怎麼新潮油脂派對？都是些高貴的先生、太太，唔，

還有個樂隊哪？看，有人在跳舞，有人在燒烤，有人走在別墅裏，站在露台上嘻嘻哈哈。他們在開周末遊園晚會哩！」

已在工人房裏休息的阿清姐，她當然聽見老太婆的連篇鬼話。後來，她又聽到昌昌和爛爛，說着從望遠鏡下看到的情形。她走近窗邊，抬頭張望西坡的古堡別墅草場，臉上漾開得意笑紋。

她想——怎麼是鬼夜宴呢？怎麼是新潮油脂派對呢？又怎麼是富人貴婦的遊園晚會呢？

記得今天下午三點多鐘，在西區市場買菜，她就看見幾個長髮髯臉乞丐，他們穿着殯儀館樂隊吹鼓手棄掉的骯髒制服，在向專賣凍肉的陳牛記採購——雞腿、雞翅膀，還有豬排、牛肉、香腸。

「牛記，我們乞丐買凍肉，該打個折扣吧？」一個滿臉污垢髯得連眼眉也幾乎分不清的乞丐說。

「打八折。」身子高大的牛記說。

「牛記，今晚請你飲杯啤酒，怎麼樣？」另一個矮矮的，鬍鬚長長的乞丐說。

「搞什麼鬼？平日，你們從來不化錢買食物的嘛！」牛記說。

「我們西區乞丐，來個遊園大聯歡會！」另一個長髮紫髯，有如山中道士的高個子說。

「乞丐大聯歡？」牛記不大相信地睜大雙眼。

「你們都市人家，不是經常有什麼飲飲食食，搞什麼宴會嗎？乞丐們就要搞個大聯歡！」長鬍鬚乞丐手舞足蹈。

「在什麼地方搞？」牛記問。

「在金虎山峽谷西坡古堡別墅！」

「哈哈，真會找地方，那古堡別墅的確不錯。」牛記豎起個大拇指。

「我們還邀請所有在街邊流蕩的竊線漢、竊線女人，就要高高興興玩個晚上。」

「那真是個有趣的新聞！」牛記伸手撻在紮髮的乞丐胳膊上。

「我們娘子軍去果欄撿拾破爛水果，幾個果欄頭人曉得乞丐大聯歡，他們把次貨香蕉、蘋果，還有啤梨，都送給我們！」

「阿水還在丕記電器檔借到播音機、聲帶盒，今晚可要玩個痛快啦！」

「手足們都說今天是——乞丐生日遊園晚會！」

老太婆從嫋嫋手上拿到望遠鏡，把它壓着自己的雙眼，注精會神地往西坡的古堡別墅盯瞄。

昌昌問：「祖母，你看見什麼？」

盯望好一會，老太婆嚷：「鬼，鬼，我看見許多奇裝異服的男鬼女鬼！看，有個頭上包裹紅巾，穿大紅長袍的女鬼……還有個全身紫衣，臉色青藍的女鬼怪……唔，得人驚，幾個頭髮長得拖地的男鬼，有身穿闊袍大袖戲服，頭戴道士帽的，有穿長衫馬褂的，有穿馬戲班小丑服裝的，有男人穿女人衣服，有女人穿男人衣服……天！都是些魑魅魍魎！我們為什麼要搬來這鬼域居住！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

昌昌伸手搶了祖母的望遠鏡，放在自己的雙眼上，定睛眺望，他發出「哈哈」的笑聲，說：

「祖母迷信！哪裏是鬼魂夜宴呢？都是些油脂男女，在開化裝舞會。那些奇怪服裝，是他們故意穿着的，唔，他們還戴上假面具哩！」

嫻嫻接過弟弟的望遠鏡盯望，她忍不住笑：「祖母，你以為那麼多妖魔鬼怪，是從墳場走出來開狂歡會嗎？哈哈，人家都是富有的太太先生小姐，在開露天化裝派對哪！」

站在工人房窗邊的阿清姐，抬頭往西坡古堡別墅草場打量。聆聽到露台祖母與孫女、孫子的談話，她臉上又漾開一抹諷刺的笑靨。

她當然記得，傍晚在市場買完了菜，走去章記士多買罐頭、牛油時經過橫街，看見兩個平日老是拿把撐開的彩傘，在街邊走來走去，念念有詞的婦人，正在街邊水喉洗澡。她們可把穿在身上的破舊衣服脫光，在沙沙流淌的水喉下，以肥皂洗着，擦着身體，很開心的樣子。

街左街右，跑來許多看繭線婦人裸浴的漢子和小孩，當然也有女人。他們直當色情電影那樣，看得很開心。

正在裸浴的兩個婦人笑着同聲罵：「有什麼好看？」、「洗白白，你們沒看過嗎？」

那高個子，老喜歡在臉頰擦兩片胭脂的婦人，還得意洋洋地說：

「今天晚上，我們開遊園會，每人出五塊錢！」

另一個矮胖，臉色黝黑的婦人說：「我們的節目可豐富哪！五塊錢，真便宜！」

她們根本不知羞恥。那些灼灼的目光，並不影響她們洗乾淨身體，去參加遊園會。

洗罷澡，她們穿新衣。那不是從木偶戲班偷來的，花旦穿的古代霓裳羽衣戲服嗎？阿清想——誰說她們竊線？兩位姑奶奶，才會選上好衣服參加乞丐遊園聯歡會哪！

現目，老太婆又拿着望遠鏡眺望。她像發現什麼新奇東西似的嚷：

「對了！昨晚，我見到山下幾戶人家，聯合請和尚念經作福消災。她們焚燒了一幢紙別墅，兩隻紙飛機，好幾輛紙私家車……瞧，在古堡別墅下邊的廣場，不是停着十多輛男鬼女鬼開來的紙汽車嗎？他和她們多半是領到汽車，趕緊開來參加夜宴！」

昌昌搶了祖母的望遠鏡眺望好一會，他說：「祖母糊塗，停在那廣場上的，都是第一流跑車，也有新款電單車，你呀！什麼都說是鬼的，老眼昏花！」

嫻嫻用望遠鏡向前搜索好一會，她說：「既不是鬼車，也不是跑車，都是名廠名牌私家車，有勞斯來斯，有平治，有富豪牌，有藍鳥牌……都是名流貴賓的座駕車呀！」

阿清在工人房裏忍不住笑將起來。她去過西坡古堡下那廣場。那是個專門割車拆車的工場，她的丈夫也在那裏做拆車工作，與鏽鐵打交道。廣場上停着十幾二十輛待拆的汽車，各種牌子都有。她想——放大鏡，望遠鏡，也不能幫他們祖孫三人把真實情形分清楚嗎？

望遠鏡，現在成為祖孫三人搶來搶去的珍貴玩具啦！不錯，年少機靈的昌昌，老是把望遠鏡搶在自己手裏，不斷地眺望西坡古堡草場的油脂新潮派對。作為老祖母的，不能不運用自己長輩的優越威嚴，下令孫子讓出望遠鏡給她，看看鬼夜宴的情況進行得如何？昌昌只好無可如何地，把望遠鏡交到那雙老皺的手上。

老太婆又倚賴那個雙筒形放大鏡子，縮短距離，盯望西坡的情形。她望得很緊張，還「呀」然一聲嚷叫，像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。

「祖母，發生什麼事情？」昌昌和嫋嫋同聲追問。

「牛頭馬面，對了，我看到許多牛頭馬面跑到坡上古堡，把那些魑魅魍魎，又拉又牽的帶下草坡！」

嫋嫋搶到祖母的望遠鏡，盯望着，片刻，她嚷：「打劫！有賊匪打劫那些紳士貴婦的鑽石珠寶，那些賊匪化裝成警察衝到古堡去打劫！」

昌昌快速拿到望遠鏡，攔到雙眼上，他高喊：「什麼打劫？是大批警察衝上山坡，把那些抽大麻，搞性派對的油脂男女拉下山去才真！」

工人房裏，阿清她不用望遠鏡也可以看到——大隊警察衝上山坡，把那些開夜宴的男女乞丐拉下山，她嘆口氣說：「難道乞丐們在墳場上邊無人古堡草場開晚會，也犯罪的嗎？」

1980年夏（原刊《文匯報》《文藝》周刊）